



咏画诗笺

谢世祥

目 录

《咏画诗笺》序·····	雷树田 (1)
《诗笺》题注诗五首	
题邓老奂彰《山水画卷》·····	(15)
读何方华老师《竹谱》有感·····	(16)
题史老师《墨梅图》·····	(17)
题怡农先生《秋山图》·····	(18)
与耕夫先生题画·····	(19)

竹 风

冬竹·春竹·····	(21)
夏竹·秋竹·····	(22)
晴竹·雨竹·····	(23)
风竹·雪竹·····	(24)

嫩竹·老竹·····	(25)
庭竹·湘妃竹·····	(26)
慈竹·大节竹·····	(27)
赏竹·题竹·····	(28)
感竹·写竹·····	(29)
题竹石·····	(30)

梅 魂

爱梅·····	(33)
寻梅·访梅·····	(34)
观梅·····	(35)
赏梅·赞梅·····	(36)
咏梅·老梅·····	(37)
腊梅·野梅·····	(38)
古梅·····	(39)
庭梅·盆梅·····	(40)
瓶梅·折枝梅·····	(41)
雪梅 (一)、(二) ·····	(41)
雪梅 (三)、(四) ·····	(42)
雪梅 (五)·墨梅·····	(43)
红梅·白梅·····	(44)
绿梅·黄梅·····	(45)
仰梅·感梅·····	(46)
写梅 (一)、(二) ·····	(47)

问梅·颂梅·····	(48)
叹梅·浚梅心得·····	(49)
献梅·赠梅·····	(50)

兰 情

赏兰·慕兰·····	(53)
爱兰·仰兰·····	(54)
赞兰·写兰·····	(55)
题兰(一)、(二)·····	(56)
叹兰·念兰·····	(57)
为兰(一)、(二)·····	(58)
山兰·画兰·····	(59)
赠兰·咏兰·····	(60)

菊 赋

野菊·秋菊·····	(63)
晚菊·冬菊·····	(64)
层菊·枫菊·····	(65)
白菊·紫菊·····	(66)
吊菊·观菊所感·····	(67)
醉菊·画菊·····	(68)
献菊·题菊(悼父亲)·····	(69)

野 趣

和耕夫先生韵题芍药·····	(73)
附耕夫先生咏芍药·····	(73)
题雄鸡·····	(74)
赏牡丹·····	(75)
墨牡丹·月季花·····	(76)
梔子花·玉簪花·····	(77)
夜来香·绣球花·····	(78)
莲花·荷花·····	(79)
水仙花(一)、(二)·····	(80)
茉莉花·杜鹃花·····	(81)
桃花·梨花·····	(82)
杏花·樱桃·····	(83)
石榴·枣子(树)·····	(84)
秋海棠·古桐树·····	(85)
桑树·柳树·····	(86)
雄鹰·秋山归雁·····	(87)
棕树·枫叶·····	(88)
枫叶·····	(89)

“我不知道……”

——代《咏画诗笺》跋····· (90)

《咏画诗笺》序

陕西省诗词学会秘书长兼 雷树田
长安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授课过程中，结识了解放军诗人马安信，我为能有一个写新诗而有许多成就的青年朋友而十分快慰，不久前，我卧病在床，安信捧来四川部队作者谢世祥的《咏画诗笺》邀我为之作序，且说这不仅是作者的意思，也是诗人文大家先生的想法，于是乎盛情难却，不敢推拖；我一边打吊针，一边一口气拜读了谢世祥的诗作，乐于说几句话。

谢世祥至今未曾与我谋面，不仅远在巴蜀天府，况且近日又遭丁忧；不过从《咏画诗笺》中可以看出，他是崇拜竹、菊、石、梅，兰花、水仙、枫叶、雄鹰等大自然中有品格、有气节、有风度、有浩然正气的各种动植物的——他把“他们”都人格化，做为讴歌的对象，用以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虽然手法传统，但总

比那些一味地为了向“孔方兄”献媚，而不择一切手段，不要一切“格”调的贩卖精神鸦片，毒害善良灵魂的所谓“作家”、“诗人”们的作品强的多。

其次，《咏画诗笺》的另一优点是作者运用整齐、简炼、富有音乐性和节奏感的古体诗和民歌体的艺术形式来抒情咏物，用现代口语造景画意，这无疑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一种实践，尽管这种学习还有不少“夹生”处，但总比那些认为中华民族及其古代文化，什么都不行，什么都应该“全盘西化”的人的观点和做法好多了！

我从十余岁开始写诗，后来虽然在国内外大小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新诗和近体诗词，又正式出版了几本诗词研究方面的书；时而被人呼为什么“专家”、“教授”、“诗人”，承蒙诗词界一些前辈和同辈的错爱，让我蒙混上了陕西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长安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陕西省楹联学会学术顾问……等等之类的“头衔”；但每当更深夜静，遥望无涯的星空，面对书橱中珍藏的许多世界文学巨著和我们民族文化的辉煌遗产，再与自己同代的许多人的高贵人品与高水平的作品相比较……内心十分惶恐，顿觉自己非常渺小，甚至自惭形秽到至今未敢向任何一级“作家协会”写申请的程度！知我者，以为我想“严于律己”，不知我者，反讥余在“自命清高”！但我至今仍旧认为“作家”（包括“诗人”）同样也是非常神圣的一

种称号：他们确实首先应当是有高尚道德情操和革命理想的人，其次他们的作品应当是圣洁灵魂的再现和升华，他们实在应当是重铸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一部分；要名副其实地获得这种高尚的头衔，从主观到客观都应当是一件严肃而不容易的事！然而这几年，一些人把“作家”变成了“作价”、“作假”、“作枷”：他们一切以势利金钱为转移，时时待价而沽；他们做尽假人，说尽假话，写尽假文；他们自作枷锁，套了自己又拉别人下水……这些“作家”和“作品”在倒作家的灶，断作家的门路，是害群之马！岂能与世祥所咏的

去繁从简尚清高，
重节淡泊常抑稍。
鞠躬尽瘁抱山野，
魂守故土伴风涛。

的《冬竹》，

翠叶凌寒一身伤，
折骨不改初衷肠。
负重忍辱无所怨，
只与清贫共沧桑。

的《秋竹》，以及

为求身正直，
宁折不苟全。

的《风竹》，和

衣着翡翠香袭人，
花似白银蕊似金。
力避流俗勤沐浴，
一生洁净不染尘。

的《水仙花》……相类比呢！在这一点上，世祥歌咏的正是人间正气，鞭挞的正是它的对立面的一切人和事。这样的诗，那怕是有缺点的诗，也是批评家们应该支持、爱护、推荐的，所以，我虽则不敢自称为批评家（注意——当代中华诗词，包括新民歌体的诗作，事实上至今都缺乏对“她们”的认真的研究和高水平的理论总结与批评；甚至当代文学史著中连给“她”的应有的地位都未曾确定，这实在是一种不正常的文学现象，须亟待加以改变！），但我乐于为世祥的这类诗作呐喊、助威，希望他和他的这类好作品不断成熟，日趋完善。因为，

“文化人想追求不朽，我以为只有依靠磊落的人品和高质量的作品。”

“谁企图获得虚名，且粗制滥造，谁必然在自己设计的陷阱中身败名裂。”

——这似乎是规律。

多年来，我经常这样想：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吹响以来，新诗异军突起，与传统的古典诗词争奇斗艳，这实在是时代的进步，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大喜事。但是，在竞争中，人们似乎又发现：新诗作为一种诗体，虽然具有行文自由，较少束缚，白话入诗，大都有易懂易读的诸种特点，然而也有形体过于松散，难于记诵，少有蕴含等不足之处；而古典诗词虽形式严谨，讲求音韵，注意格律，对一般初学不精者具有一定的束缚性，但锤字炼意，精益求精，易记易诵，大多意境含蓄，脍炙人口，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鉴于此，我以为两种诗体和作者之间产生彼此轻视，甚至对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作为艺术形式，一般来说，“她”是不会随着时代的消亡而迅速消亡的，而且历史上每一时代往往是有几种艺术形式和门类在同时发展，并存共荣，或此消彼长，彼消此长；还不曾发现那一种艺术形式或门类，绝对地统治过那一个时代的文坛，使别的艺术形式或门类从此永远消逝——不然，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典诗词艺术形式，为什么至今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她”和新诗之间还不能彻底地互相取代，并各自宣告自己的绝

对胜利呢？还是著名的大诗人、我们十分尊敬的臧克家老讲的对，他说：“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新旧诗之间，格律体和自由体之间，应当并行不悖地长期携手，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双百”、“二为”方针的指导下，来为新时代服务。一方面军不如两方面军，两方面军不如多方面军，孤军作战岂能比得上多方面军各扬其长协同作战的力量大呢？这应是我们时代诗歌发展和繁荣的方向和道路。

这样，在新体诗和旧体诗共存共荣的时代，就难免出现一种既非新体诗又非旧体诗，但却从形式到语言诸方面都兼有新、旧体诗的某些特点的诗——即世祥同志在《咏画诗笺》中所写的一类诗：她们不象古典诗词那样严格讲求诗句的平仄、粘、对、对仗、韵脚合辙等，只要四句、八句地写成一组，有诗味，大体押相近的韵脚……把“她们”叫做“新民歌体”，或新、旧诗的“过渡体”亦无不可；写这种诗的人，比起那些题头上分明标着“七绝”、“五律”……《贺新郎》、《春从天上来》……等名目，而作品完全不合格律，语句也不很顺乎，又少诗意，却以为是“创新”、“突破”、“开拓”的人来，似乎要老实得多！其实自古以来，文人古体诗或古代民歌体诗，都可以说是古代的“自由诗”，在这些形式中也产生过不少杰作：《诗经》、汉魏乐府、古诗十九首、《子夜吴

歌》、《敕勒歌》……都是典范。问题是自从唐人格律诗词正式出现并繁荣以后，做为一个中国诗人，无论你用那一种诗体写作，不真正懂得，不能真正学习、掌握、鉴赏中华诗国的古典传统优秀诗词那些既成的艺术形式和丰富遗产，实在是一种艺术家的遗憾和缺陷！正如毛泽东在四十八年前讲的：“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快慢之分。”（引自《毛泽东选集》缩印本，八一七页。）因此，我希望我和世祥同志都能认真地向古典诗词学习，在真正掌握和运用的基础上，也要向新诗汲取营养，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从而通过自己的创作，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唤起民族自尊心，提高民族自信心，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做出高水平的贡献。

一九九〇年元旦夜零时完稿；一九九〇年一月九日修订于西北大学新村之“蜗牛居”志。





